

●三国文化研究

西晋朝编纂《诸葛氏集》动因刍议

李纯蛟

(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 西晋朝陈寿领衔编纂完成的《诸葛氏集》,并非单纯的典籍文献整理,深层动因有四:收揽人心、稳定西蜀、开启灭吴心战;定调国内对诸葛亮评价,以服从于稳蜀、取吴,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要求;鉴往资治,以开将来;整理保存优秀的典籍文献遗产。

关键词: 西晋朝; 编纂《诸葛氏集》; 动因

中图分类号: K 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20)05-0001-04

DOI:10.16246/j.cnki.51-1674/c.2020.05.001

随着曹魏和蜀汉的相继灭亡,大半个国家的政治形势逐步趋稳和经济民生的复苏,西晋朝廷便可以腾出手来,为最后解决悬居东南一隅的孙吴割据势力,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国家长达九十余年的动荡局面做准备。同时,西晋朝廷也开始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展开了对东汉三国时期的典籍文献的保护、搜集和整理。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就是朝廷下诏整理和编纂诸葛亮的文集。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里所附陈寿《进诸葛氏集表》说“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1]929-931}

上边引录的这段奏表文字,给我们透露出了如下的信息:

第一,编订《诸葛氏集》的计划和动议,首先是由当时负有中书著作管理职能的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和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提出来的。

第二,荀勖跟和峤的动议经上奏,得到了当朝皇帝的允准,从而上升为国家决策并很快付诸实施。

第三,为落实国家决策的实施,建立有专门的编辑班子。所谓“臣寿等言”,说明承担此一任务的,并非只有陈寿一人。

第四,确立了编辑班子的领衔人。这个领衔人就是陈寿,从奏表的“臣寿等言”可看见。不然,奏表不会把陈寿作为第一责任人列于上表的首位。

第五,这项工作前后历时 years,并非是短期内完成的。陈寿于泰始四年(268)仕晋入中书省任佐著作

郎(当时一般称之为著作郎,由陈寿奏表可知,而作为正职的著作郎,则被称之为大著作),其后外调出任平阳侯相(治地在今山西临汾)。陈寿奏表上呈《诸葛氏集》的时间,是他还在平阳侯相任上的泰始十年(274)二月一日癸巳,这说明《诸葛氏集》的编订工作,从陈寿任佐著作郎到平阳侯相任内的数年间,一直都在进行之中而没有因为陈寿的外调而中辍。

诸葛亮生前的文章,经“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重新编订形成的定本《诸葛氏集》篇目内容宏富。据陈寿的奏表开列出来的《目录》,其二十四篇包括:《开府作牧第一》《权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计算第五》《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综核下第八》《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传运第十三》《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废李平第十七》《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1]929}由此看得出编订《诸葛氏集》,西晋朝廷这次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其间从篇目的拟定到编订的诸多细节,肯定经过了上上下下若干次的讨论才得以敲定,而绝非是史臣个人意志行为的率性所为。

西晋朝廷为什么如此慎重其事?究其动因大致有这么四个方面:

一、收揽人心,稳定西蜀,开启灭吴心战

泰始初,济阴太守、太子中庶子文立曾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

收稿日期:2020-03-25

作者简介:李纯蛟(1950-),男,四川南充人,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

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3]2347}。可见,“事皆施行”说明“慰巴蜀之心”和“倾吴人之望”在晋初已经成为了西晋朝廷收揽人心,稳定西蜀,开启灭吴心战的既定策略。其时,西晋朝廷决定编纂《诸葛氏集》,正是这一策略付诸实施的具体体现。

诸葛亮在故蜀遗民中的崇高威望和社会影响由来已久,且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撼动和改变的。比如:

《蜀书·诸葛亮传》附子瞻传说“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1]932}真可谓爱屋而及乌。

陈寿在其《蜀书·诸葛亮传》里记载说“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1]931}

《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唯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1]928-929}诸葛亮不仅深受蜀人的爱戴,同样也受到魏人的尊敬。景耀六年(263)“秋,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1]928}。可见,蜀中百姓对诸葛亮的崇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因为诸葛亮在蜀人心中的神圣地位,以至于敌国曹魏的将士们也不敢轻易冒犯。

《华阳国志·大同志》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晋泰始四年(268),故蜀中军士王富“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利用诸葛亮父子曾在蜀人中的影响,“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源”^{[2]604}。这个事件的发生在距离蜀汉亡国之后的第五个年头,可见蜀人怀思诸葛亮和冀望恢复旧国的情怀是何等的强烈。

《诸葛氏集》的编纂,正好可以迎合旧蜀遗臣遗民的意愿,这对于西晋朝廷稳蜀安民、获取民心归顺来讲无疑是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其实,诸葛亮不仅在蜀人心目中有如神一样的存在,而且在吴国人的心目中也很有崇高的形象。这不仅因为诸葛亮作为吴国大将军、宛陵侯诸葛瑾的弟弟而广为吴人所熟悉,更因为诸葛亮的魅力而受到吴人的崇仰。吴国的著名学者、大鸿胪张俨(?—266)曾著《默记》,其在《述佐篇》对诸葛亮的推崇备至就足以说明诸葛亮在吴地的影响。张俨极尽美词赞颂诸葛亮,认为同为辅佐之臣诸葛亮远比司马懿优秀,其治国治军也不亚于管仲和晏婴。他说“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托身明主,或收功于蜀汉,或册名于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贄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又说:“今仲达之才,减于孔明,当时之势,异于曩日,玄德尚与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军而图敌邪?昔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长驱强齐,下七十余城。今蜀汉之卒,不少燕军,君臣之接,信于乐毅,加以国家为唇齿之援,东西相应,首尾如蛇,形势重大,不比于五国之兵也,何惮于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胜,制敌以智,土地广狭,人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谏诤,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1]935-936}

西晋朝廷正是看到了诸葛亮在吴国特别是在统治集团上层的广泛影响的存在,所以决定要借编纂《诸葛氏集》大做攻心之战这篇文章。因为,西晋朝廷对曾经作为故蜀汉国的丞相诸葛亮既往不咎的宽宏大量,无疑会对吴国上层产生巨大的示范性效应。

诸葛亮曾是在曹魏供职的司马氏的死对头,多次在战场上刀兵相见,血刃厮杀。对于这样的冤家对头,司马氏如今在掌控国家政权之后,不仅不加清算,还将其孙诸葛京“内移河东”^{[1]932},给与“随才署吏”的重用,进而给曾经“毗佐危国,负阻不宾”^{[1]929}的诸葛亮编纂文集,即使是“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1]932},“然犹存录其言”^{[1]929}。对外充分展现了大晋朝廷“荡然无忌”的博大胸襟。正如陈寿在奏表里说的“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1]929-930}。由此可知,《诸葛氏集》的编纂,对尚未归于一统而又面临强大军

事压力之下的吴人来说,这是大晋朝廷作为心理战争的一部分,在给他们提前指出路、明利害得失、喂定心丹,它无疑是再一次给吴国人投下了一颗极具影响力的震撼弹,其实质当然是为了配合军事施压,从精神层面上动摇和瓦解吴国人的意志。

最后,还必须提及到一点,就是西晋朝廷编纂《诸葛氏集》为什么要让陈寿来担纲,恐怕也是有着政治考量的深意的,而不是仅仅因为陈寿是故蜀汉的遗臣和具有史才方面的能力那么单一。西晋朝廷能为敌国丞相诸葛亮编纂文集,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的大事件了,而更让人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西晋朝廷居然放心并放手地让一个曾经与诸葛亮同是敌国的遗臣来领衔编纂的大任。这就更加明确地向尚处于焦躁和疑虑之中的吴国人尤其是统治集团上层,释放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大晋朝廷对一切愿意归顺的人,将会是给予最大的包容和信任的。这一点,也应该是西晋朝廷对吴国发动攻心战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量。

这里,顺便还要特别提及的是关于西晋朝廷给诸葛亮的文集命名的问题。从陈寿的《进诸葛氏集表》可以看出,命名的诸葛亮的文集,叫做《诸葛氏集》而对其名讳而不宣,实则也体现了新朝对敌国丞相诸葛亮的敬重。但是,这个命名不仅是要表达一种敬意,而且也是要通过这个命名,对故蜀汉国的遗臣遗民和尚未归顺的吴国人传达出一种收揽人心的强烈的政治信号。

二、定调国内对诸葛亮评价,以服从于稳蜀、取吴,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要求

晋初,关于如何评价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应该有过不少的争论,且在官场、民间和学界存在过不同的声音。据《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1]917}当时的一位学者郭冲(生卒年不详)“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1]917}。还有人论及诸葛亮的法治,批评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1]917}。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于是“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1]917}。看得出,当时的争论和分歧还是挺大的。

显然,这些杂音尤其是对诸葛亮大加贬抑的言论,跟西晋朝廷当前的政治目标定位,是相背离的。《诸葛氏集》的编纂,其目的之一当然是希望能起到给诸葛亮历史地位评价统一定调的作用。

三、鉴往资治,以开将来

我们推测,西晋朝廷编纂《诸葛氏集》,应该与鉴往资治,以开将来的政治意涵有着相当密切的关

联,这在荀勖与和峤奏请编纂《诸葛亮集》、朝堂上君臣的讨论中,应该是必然要涉及到的一个主题。只不过由于文献的失载或佚失,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悉。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三国志·诸葛亮传》和本传所载陈寿的《进诸葛氏集表》里的一些言语文字,来反观和认识西晋朝廷的这一用意。

陈寿在《诸葛亮传》“评曰”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1]934}陈寿评论诸葛亮治蜀的经验和教训,这不也正是西晋当局决定编纂《诸葛氏集》,以之鉴往资治,以开将来的目的之体现吗?

在《进诸葛氏集表》里,陈寿还说“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伏唯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1]931}当朝圣上为什么能够“迈踪古圣,荡然无忌”以昭示他宽宏豁达的“大通之道”呢?这是因为诸葛亮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绝好榜样和殷鉴不远的绝好教材。笔者以为,陈寿写《诸葛亮传》,应该受到朝廷诏定诸葛亮故事所定的基调的影响。因此,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和本传所载《进诸葛氏集表》里的那样一些话,正好体现了西晋朝廷意欲通过编纂《诸葛氏集》,来总结诸葛亮治蜀的成败得失,取其经验和教训,为新朝的国家治理提供历史的借鉴的意图。

四、整理保存优秀的典籍文献遗产

西晋朝对历史典籍文献的整理和保护方面的贡献,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荀勖编纂的《中经新簿》,它是汇集西晋朝对东汉、三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典籍文献的整理成果而形成的一部图书目录著作。

我们知道,东汉以来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是中国典籍文献大量面世的时期。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对于学术文化的钳制相较以往时期有所放松,促成了思想、学术、文化的各种学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除了传统的经学外,记载朝代兴替、政治嬗变的史学著作、服务于军事斗争的兵学研究和兵书注解的军事著作、反映山川形胜自然风物等的地理学著作、文学作品创作和文学评论的著作、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的著作、家乘谱牒私家别传类著作、地域历史文化等方志著作等,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势如山积。这些数量庞大、错乱纷杂、散佚流失的文献,都亟待搜集、校理、分类和收藏保护。对此,刚刚建国不久的西晋朝廷即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投入了巨大的人、财、物来支持这项文化工程。

荀勖编纂的《中经新簿》把当世所能概见的典籍文献分甲、乙、丙、丁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小学类图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兵家、数术类图书;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类图书;丁部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即出土典籍)类图书。它的成书正是西晋朝对东汉、三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典籍文献进行大规模整理保护的明证。由陈寿领衔编纂完成的《诸

葛氏集》,正是这一巨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进诸葛氏集表》里,陈寿称扬当朝圣上说“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1]929},对“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1]931}这里的“耻善有遗”,是说如果在自己执掌天下的时代把像诸葛亮这么优秀的历史人物和事迹文章弄遗失了,会感到很羞愧的。从这么一个片段文字里,既让我们看到了由陈寿领衔编纂完成的《诸葛氏集》,正是西晋朝廷整理保护历史典籍文献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让我们看到了西晋朝廷上层对编纂《诸葛氏集》是多么的重视。

综上所述,西晋朝编纂《诸葛氏集》,有着非常不一般的用意。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典籍文献的整理,而是赋予了它现实的政治需要和典籍文化遗产保护的多重考量,这跟当时其他众多典籍文献的整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责任编辑:蒋玉斌]

参考文献:

- [1]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 常璩. 华阳国志[M]. 刘琳 校注.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 [3] 房玄龄 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of Compiling *Zhuge's Anthology*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LI Chun-jiao

(Zhuge Liang Research Center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Zhuge's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en Shou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is project, makes prudent decisions, makes careful arrangement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its implementation. Furthermore, it probes into the four main reas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ultural project by the court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which are as follows: 1. winning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nd stabilizing Shu Han to start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to destroy Wu; 2. setting the tone of the domestic evaluation of Zhuge Lia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 unified political goal by stabilizing Shu and destroying Wu; 3. assisting governance to create the future with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4. collating and preserving the excellent heritage of ancient books and documents. To be sure, the compilation of *Zhuge's Anthology*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is not only a simple arrangement of ancient books, but also a multiple consideration of its realistic political needs and protec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ancient books, which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the arrangement of many other ancient book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compilation; *Zhuge's Anthology*; motivation